

# 琴韻心聲

李永剛

## ——回憶馬思聰老師

(本文插圖刊第6頁、36頁)

### 音樂系最年輕教授

馬思聰老師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凌晨病逝在美國費城的消息，次日傳到國內以後，半個月來，我在震驚悲悼之下，時時沉入回憶裏。老師的面容、聲音、演奏的風采、作品的手稿、信函的筆跡……，五十五年追隨相處的往事，一時都清晰的浮現在眼前。

以一個老學生的身分，應該儘早寫篇追悼的文章，以紀念師恩，却以情緒雜亂，工作忙碌，竟拖延到今天。傳播機構爲了趕時效，五月二十一天，中華電視臺的記者孫自強小姐曾到家中訪問，作了幾秒鐘的談話，我似覺語無倫次、意猶未盡。「樂典」雜誌的發行人徐景漢君來電話，要我寫文章，在即將出版的一期紀念號中刊載，我只提供了一些文字資料和照片。「青年周刊」副社長洪士範兄，因爲我不能趕時間寫文章，特別派記者鄭木金君來家，請我口述，他代寫，我的國語不够標準，但願他沒有紀錄錯誤的地方。

琴韻心聲

「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囑寫一篇文

章，表示對師長的感念，當然是義不容辭了。

思聰老師是民國二十一年暑假後應聘到母校中央大學任教的，名義是教育學院音樂系專任講師。當時，我是剛升入二年級的學生。二十年九月，我考入中大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入侵東北，全國同胞悲憤激動、熱血沸騰，請求政府即行抗戰，局勢浮動不安，但是校內還算安靜的照常上課。音樂系的主任，是剛從法國留學多年的作曲家唐學詠教授，爲提高教學水準，把以前的教師幾乎全部沒有續聘，他一個人教了三個年級二十一個學生的全部理論課程及鋼琴。當時音樂系剛由三年制的專科，改爲四年制的學系，還只有三個年級，每級一班。三年級只有張錦鴻學長一個學生，後來張學長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系主任。二年級也只有一個學長馬宗符，後來留在大陸，任音樂教授。我們一年級有十九人，在中大音樂系的人數上，算是空前絕後的。唐學詠師雖然學識淵博、精神充沛、教學熱心，却不能開全部的課，滿足我們學生的學習渴求。幸而第二學期，也就是二十一年春季，聘請了史勃曼夫人(Frau Speemann)教鋼琴

、韋爾克夫人(Frau Welik)教聲樂，她們都是德國萊比錫音樂院畢業，也都是德國軍事顧問的夫人。但是日本又侵擾上海，發生了「一二八事變」，南京距上海很近，對於我們的學習影響很大。這年暑假後，思聰老師應聘來校，學校又請教育部透過奧國政府推介，以高薪聘維也納音樂院畢業的史達士博士(Dr. A. Strassel)教指揮法、配器學、合唱及男生的聲樂，也聘請剛從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畢業的喻宜萱女士(就是後來名滿全國的女高音管夫人)任助教，教女生的聲樂。教授陣容算是完整了，而且都是第一流的。

思聰老師起初教七個學生，四個小提琴，一個中提琴，兩個大提琴，後來學小提琴的一男一女兩個人學不下去轉了系，只餘下五個人學到畢業，除了筆者學小提琴以外，其他四人分別是馬孝駿，學小提琴，後來留學法國，獲博士學位，培植了個成就非凡的兒子馬友友。王孝存，學大提琴，後來做了軍樂學校的教務主任，以及抗戰勝利後的國立上海音專的教務主任，是校長戴粹倫的得力助手，也因而被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門

爭，吃足了苦頭，後來雖平反，仍鬱鬱而死。蔣樹模，學中提琴，後來改行從事戲劇工作，雖然思想左傾，在大陸仍然默默無聞。林光瑞，學大提琴，畢業後曾在抗戰期間任職胡宗南部下的音樂教官，也被紅衛兵折磨得九死一生。

馬先生（當時學生稱呼老師都稱「先生」）

的教學有他獨特的方法，而且非常成功。只是他督促學生非常嚴格。課外，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上起課來却一點不留情面，我們七個人中的兩個，就因為上課時總是挨罵，起初是怕上課，後來只好轉到別的系去了。如果學生能夠順利通過他的嚴格要求，他總是面含微笑，聲音溫和的輕聲細語，雖然他個性木訥，有時他會談笑風生。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他投奔自由後，第一次自美返國，我會應「中國一周」雜誌的索稿，寫了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述及他教學的情況：

「一位演奏家，不一定會教學；一位音樂教育家，不一定是出色的演奏家；但是，馬先生不僅是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而且在小提琴的教學上，也有他獨特的方法，並且非常成功。他對每一個學生都有透徹的瞭解，能依據每個學生的個性、長處、缺點，使用不同的教材，不僅指定的樂曲不同，甚至用的練習書都不盡相同。有時他還自寫作練習給學生彈。教學的方法，更是因人而異。學習樂器，尤其是小提琴，必須從幼年開始，而四十年前，在國內，小孩子時就受專門音樂訓練的，實在很少，學習音樂的學生都開始得太遲。而馬思聰教授，對於教成人，有獨特的方法，能縮短一些學習的時間，也能使學生獲得

相當的基礎。他教學認真嚴格，對於音準和節奏正確，尤其要求嚴格。……他的專心、勤奮、永不懈的精神，發揮了最好的身教效果，他的藝術家的氣質，給與學生最好的感染與啓示。」

### 平易近人督教嚴格

二十一年秋季，他在中大任教的第一個學期，住在上海，每星期從上海到南京上課。服裝樸素，生活簡單，經濟情況似乎不很寬裕。記得冬天大雪中，他一身雪花來到教室，還是一套西服，只在上衣裏面加了一件毛衣，並沒有穿大衣。二十二年春天，才從上海搬家到南京，在玄武湖附近住宅區租屋定居。剛結婚不久，還沒有孩子，和他同來的，是太太王慕理，弟弟馬思宏和內弟王友健。

思宏當時大約是十二、三歲，常穿着短褲，像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從哥哥習小提琴，已有很好的造詣。還和我們幾個大學生一起練琴、上課（只上小提琴）、玩耍，他的程度超過我們很多。後來他在美國成爲有名的小提琴家。在思聰老師首次返國前，大約五十五年左右，曾借鋼琴家的夫人董光光返國，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小提琴鋼琴二重奏演奏會，十分成功。

王友健先生當時十六、七歲的样子，隨着姐丈習大提琴，已有相當基礎。也和同學們一起練琴上課，因為年紀相近，他的性情又誠懇隨和，很快就和我們幾個同學成了朋友。上課時，老師常因為我們彈升降半音不夠準，而喊 Fa sharp Sifat 等，大家便常模仿老師的腔調互相開玩

笑。有次，友健遠遠走過來，有人就高喊一聲 Fa sharp，以後便給他這個綽號，他也不以爲忤。幾十年以後，我們在臺北請老師、師母吃飯，他們帶了一位客人王漢明君同來，馬師母介紹時還笑着說：「他是友健 Fa sharp 的姪子。」友健久居香港，已是個有名的大提琴手。

二十四年夏天，我們那一屆畢業，五個絃樂的學生都離校了，我們班的下一屆，音樂系沒有招生，隔一年才又恢復招生，只收了三個學生，都主修鋼琴。再下一屆也沒有主修絃樂的學生。我想，二十五年馬先生離開「中大」，到另一個「中大」——中山大學，課少可能是主要原因，不全是與系主任不和、「五年沒有升等」的緣故。

### 重慶山城頻傳師訊

畢業後，我回河南教書，先在河南省立汲縣師範兩年，再改任河南省立信陽師範十一年，由教員做到校長。十三年中，和思聰老師完全失去聯絡。抗日戰爭期間及其前後，國家在戰亂之中，一切都失去了常態，千千萬萬的人民都在流離奔波，師生失了聯絡，反而是當然的了。在這段日子裏，只片段段的聽說老師去了中山大學，去了重慶，做了勵志社管絃樂團的指揮，不久辭職，改任中華交響樂團的指揮。也偶然在一本音樂雜誌上看到了老師的作品「劍舞」（「西藏音詩」組曲的第三樂章）的曲譜，紙張粗糙，印刷不清，是抗戰時物資困難的常態，和一兩首合唱曲，如今已記不清歌名了。知道老師活躍在戰時

首都的重慶，指揮、演奏、作曲，也足令遠在千里外的學生興奮安慰了。

## 一眼便認出老學生

十三年久別後和老師重聚，是民國三十八年初，在上海。雖然只有十幾分鐘的談話，和聆賞他兩小時的演奏，也十分欣慰了。我的一篇文章「倉前山上絃歌聲」中，有一部分是寫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唐學詠校長囑我邀請馬先生去福州，使得我有和老師重聚的機會，錯失了那次機會，就要二十年後才有機會了。現在，摘錄文中的幾段：

「三十八年一月放了寒假。……我急著要去上海接妻和兩個孩子來福州。動身前去向唐校長辭行，他聽說我要去上海，很高興的說：「馬思聰先生這幾天正在上海開獨奏會，現在局勢緊張，請你代表我請他到福州來。願教書，就聘請他們夫婦二人來學校教書。如果不願教書，就住在學校，我可以幫他辦音樂會。」「這太好了！我一定盡力。」真是太好了，抗戰八年，我一直沒有機會看見老師，這次不管使命能否達成，總可以看見老師了。

「有一天，報紙上說那一天的晚間，是馬思聰先生一連幾場音樂會的最後一場，在虹口虹光大戲院舉行。

「我在那一天的下午五點鐘左右，到虹口他的寓所去拜訪他，我知道在音樂會前的午後，他一定不會出門的，果然，他親自開門。馬先生的記憶力真好，分別十多年以後，沒有事先約定，

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了我這個老學生。

「略事寒暄，我簡單報告了別後十多年的生活概況和當時的行止，就把唐校長的意思說出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就拒絕了，很坦誠的說：『我們不想去。你知道我和唐先生合不來。』他在中央大學音樂系教書時，和系主任唐先生常有小爭執，是我們學生都知道的。

「我說：『唐先生的脾氣已比以前好多了，而且這次真是誠心誠意的。』我不善言詞，實在說得不够生動，但是我相信自己的態度是很誠懇的。又笨拙的說：『現在南京上海很危急，福州很安靜，而且實在是個好地方，很適於住家。』

『我不想去。替我謝謝唐先生吧！呃，你要聽我今晚的演奏會嗎？票已經沒有了，我寫個條子給你吧！』他進去拿了張名片，寫了幾個字：『李先生無法購票請予入場此致張慕辛兄』遞給我，我即失望又高興地告辭出來。

「馬先生的演奏，比抗戰前更成熟，風度氣勢都是第一流的。那晚演奏的樂曲，現今只記得有布如赫(Max Bruch)的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馬先生自己的『西藏音詩』等。聽眾擠滿戲院，反應熱烈。

「夜晚回岳父和家人所住的中國飯店，在電車上，我翻看節目單，見有幾篇推介的文章，是田漢的『中國的聲音』，端木蕻良的『人民音樂家馬思聰』，以及熊佛西、張文綱的。我知道馬先生正嚮往一個演奏、創作的新天地，我的敦請任務當然要失敗了。二十年後，馬先生受盡了折磨，重回到自由世界，在臺北舉行演奏會，我再

次聽到他的琴聲、他的『西藏音詩』、『思鄉曲』，真有隔世之感！

二十年後，民國五十七年，思聰老師第一次自美國回國，受到全國上下狂熱的歡迎。三月三十一日深夜，飛機在臺北松山國際機場因氣候惡劣無法降落，改飛臺南降落。第二天改乘火車到臺北，各報的記者連夜追跡，隨火車採訪。下午四點鐘到臺北後，歡迎的人羣擁擠得幾乎無法行動。

中央大學音樂系的校友，當時在臺北的六個人：張錫鴻、劉桂真、周璇、筆者、周崇淑、胡美珠，從聽說老師逃離大陸去美國，又將自美國返國的一段日子裏，大家都無限興奮，多次聚會討論如何歡迎相聚，如何盡一些可能的協助。我也寫信給老師問候並表示歡迎他回國的熱忱，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五月五日，得到他的回信，是別後二十年後第一次看到老師的筆跡，覺得無限親切、溫暖，十分興奮。信是這樣：

「永剛周璇學兄：喜獲來言，別來二十年了，今天又得故人信息，並知各人安好，兒女長大成材。在紐約見到孝駿、思宏，一切恍如夢境，真是意想不到。

我們得天之助，安全逃出大陸，到了美國，可說是死裏逃生。目前正在安排生活、孩子學習等等事，故遲遲給你寫信。我想今年內我們將會有機會回國一行，屆時和諸學兄相聚，多麼可喜！同時可以見到祖國建設的成就，會見音樂界各方人士，這一切都使我興奮不已。令郎令媛在暑假或空暇時間能到舍下一轉，將是我們所特別歡

迎的。

千言萬語，說不盡我們喜悅的心情，信就停在這裏。祝 麗安

思聰六十七、五、五  
慕理六十七、五、五

## 英雄式歡迎他歸國

過了一年的時間，他們夫婦才終於在國人的盼望中回來了。所受到的盛大、熱烈，幾乎是如痴如狂的英雄式的歡迎，也許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所到之處的歡迎人潮，無數的茶會、酒會、餐會、座談會，音樂節慶祝會的演講，各傳播機構記者數不盡的訪問、報導。

難得的是先總統蔣公在他回國第五天，四月五日就接見了他們夫婦，「談話五十分鐘，總統對這位音樂家的這次回國，表示欣慰；並希望他在音樂方面繼續努力，多所貢獻。」（節錄中央社臺北四月五日電）。教育部文化局也在四月三日舉行盛大的歡迎會，頒贈第一枚「中華民國音樂年紀念章」。

更有意義的是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以中華學術院哲士榮銜頒贈給馬先生。我在觀禮席上，聽到張先生以中華學術院院長的身分在典禮上致詞：「回憶民國二十年，即九一八事變那年，你從法國留學回國，以一位二十歲的青年，在南京首都擔任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系的教授。當時本人亦在中大教書，得有同事之雅。同學們都稱讚您沈默寡言，認真教學，埋頭苦幹，造就了不少人才，像目前在臺的李永剛先生、張錦

鴻先生和現在紐約的馬孝駿先生等，都是您的高足弟子，他們都是已成名的音樂家。教學相長，至足稱道。」（節錄刊載於「東西文化」第十一期的張其昀講詞「歡迎馬思聰先生」），深深感動，不禁熱淚盈眶。在這學術性極高而儀式隆重的典禮上的兩位主角都是自己的老師，我這個老學生，能不倍感榮幸光采嗎？

思聰老師首次返國三個月的日子裏，因為他還不熟悉國內的環境、事物和人事，我這個老學生自當隨侍「服勞」，因此，無論是演奏會的後臺瑣事，學術座談的聯繫，或是私人事物上的協助辦理都盡了一些做學生的本分。

## 音樂投奔自由象徵

由於他的琴藝和作曲的成就，在海峽兩岸的同胞中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更因為逃離大陸投奔自由，被譽為「音樂投奔自由的象徵」，更成為世界知名的音樂家，常被認為是政治性的人物。馬先生自己却寧願被人重視是藝術家，是音樂家。他在六十六年七月十日給我的信裏會說：

「……中共想盡量減低我在藝術上的分量，特別渲染政治上的作用，其實是減低了政治作用。此種用心，知道了就不再上當！」

他在多次回國時，對於拜訪、應酬不大有興趣，常感「無奈」，對於演奏和討論作曲却樂此不倦。他雖不善言詞，對音樂教育問題，却極有興趣，講起來滔滔不絕。民國七十年返國時，國立中央大學（中壢）校長李新民先生託我轉請馬先生去母校訪問，馬先生欣然答應。我陪着老

師夫婦和公子如龍去中壢。他對於中大在臺復校情形詢問很多，也談起南京和重慶沙坪壩中大以往的情形，十分愉快。晚上演奏會後，學生們圍繞着請求簽名，甚至問些可笑的問題，雖然時間很晚了，他們都毫不厭倦。這次返國，也會到各地及金門訪問演奏。老師有次告訴我：「我們去了陸軍官校、空軍官校和海軍官校，也聽了他們的合唱團，水準都不錯。有兩個指導的教官說是你的學生。」他似乎非常欣賞這幾個合唱團，尤其讚賞海官的合唱。不久，政戰學校校長許歷農將軍請他們到校訪問演奏，我雖然已不是音樂系主任而且即將退休，仍請我負責接待，並主持演奏會。會請老師抽空到音樂系參觀，他看到全系師生對他的熱烈歡迎，非常高興，對學生作了簡短親切的講話。

## 名作尚待整理出版

馬先生的作曲興趣很廣泛，他的作品包括小提琴獨奏曲、小提琴奏鳴曲、小提琴協奏曲、雙小提琴協奏、大提琴曲、鋼琴獨奏曲、室內樂、交響曲、舞劇「龍宮奇緣」（原名「晚霞」）等器樂曲，及聲樂曲的十幾首獨唱曲、幾首合唱曲，以及歌劇「熱碧亞」等。

他的器樂作品中的大部分小提琴曲獨奏曲，已由正中書局出版，並灌製了唱片。其中訂約、編輯、校對，以及製唱片時錄音帶的一部分剪接，都是老師囑我協助辦理的。除了能得老師的信任與付託，覺得是無上榮幸外，也從這些作品中獲得不少心得。

「晚霞」鋼琴譜，與改名「龍宮奇緣」管絃樂總譜三巨冊，是由老師直接交聯經出版社的。

至於早期的器樂大曲，像奏鳴曲、協奏曲、交響曲等，以及新作的歌劇等，希望政府有關機構或者出版界，能設法早日印行，以發揚音樂學術，嘉惠學習音樂的青年學子，以慰馬先生在天之靈。

### 琴韻樂曲獻給國人

馬先生對於作曲的熱愛，對於創作態度的嚴謹，可以下面兩份文件的片段中看出一點端倪。他的女兒馬瑞雪的「追念我的父親——馬思聰」

的文章（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中的一段說：

「父親一生勤奮刻苦，他寫作無作品大小，都改了又改，直到完全滿意為止。最近我與他合作完成的歌劇『熱碧亞』，他不但自己把譜寫的樂曲改了好幾遍，也要我把劇本改了又改。」

他在六十五年十月五日給我的信裏，有兩段提到作曲，他這樣說：

「退休已獲解決否？退休後有何計畫？我想作曲是打發時間良方，又可造益人們。」

我的舞劇『晚霞』，五易其稿，寫了五六年，中間停頓了二三年另寫別的。希望我的耐性終於

能把此由四十五個曲子集成的四幕舞劇完工。」

這樣的作曲態度，曾給與我非常寶貴的教誨和啓示，但願也能對從事作曲的人、治學的人，尤其是研習音樂的青年學子有所啓示。

從老師重返自由世界以後，十多年來，八次（？）返國，把他的琴韻、樂曲和愛國熱忱獻給國人，把師道、友情給與他昔日的老學生和新識的青年學生。他回國的時間短暫，去國的時間長久，如今竟永遠一去不返了！但是，他的琴韻、師道却永遠留在人們心裏，成爲樂人的典範。他的許多樂曲作品，當更是不朽的，永恆的。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於臺北碩園

##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爲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大專  
用書

##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014044 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契約。慶弔文。對聯、預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